

十教授宣言我見

大庸

國內十教授發表了一篇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頓時全國學者名流們都鬧着響應和發表意見，在我看來，這並不是新鮮不過的玩意兒，實在值不得大驚小怪。

這篇宣言中共分三段，一，沒有了中國，二，一個總清算，三，我們怎末辦，這中間的所說的話，差不多都經人說過的，雖然言而不行，再說一下，能引起人們更加注意以進于實行，但我以為這種工作是重大的，一時要談做到何種程度真很難說，惟一要件是埋頭實幹不計成敗那倒比較切實些。

在第二一個總清算里說：「春秋戰國形成了我們的希臘羅馬時代，那真是中國文化大放異彩的隆盛期，但漢代以後，中國文化就停頓了，宋明雖然還有一個新的發展，綜合固有的儒道和外來的佛學，然而究竟并未超過過去文化的範圍，究竟是因襲的東西。」這一段話真够滑稽！「宋明的一個新發展，」指的什末？綜合固有的儒道和外來的佛學，是不是沒有超過過去文化的範圍？這個我想十教授所下「然而究竟並未」的定義，總難隻手掩盡天下的耳目。

因為佛教文化輸入中國以來，

循着這認識前進，那我們的文化建設就應是不守舊，不盲從，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不守舊，是淘汰舊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開拓出新的道，不盲從，在從善如流之中仍不昧其自我的認識……

從第二總清算里的言論看來，什末是渣滓？什末是精英？十教授當會帶上另一副眼鏡去選擇的，所以，其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者，殊有點令人有放心不下之感，從這，所謂「從善如流」「自我的認識」等話，亦恐終成爲了紙上之談！

我不反對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但我不奉「教授的言論存金科玉律，怎樣建設起來？我希望全國學者共同研究，得有端緒，再行公之大亦和實行，最要緊的還是先拿出貨色來看！ 二，二二，春光貽蕩中。

目錄

十教授宣言我見	大庸
快樂的路向	望西
佛學問題錄(下)	智嚴
談生	道屏
你總得做點事	悅西
我爲什末要出家	濟廣
香港印象(完)	通一
等于零集	竺摩
詩林	諸家
佛教新聞	記者
編纂中國佛教年鑑通告	大醒

，在唐宋諸代燦爛燦爛之花，這是誰也不能抹煞掉的史跡，尤其在宋代，給予儒家的影響爲最重大，宋儒的文化思想是否只承孔子而來？我們如先解決了這問題，則十教授的「因襲」云云者則不攻自破矣！

第三我們怎末辦的項下，共分五點，其總結云：「要而言之，中國是要有自我的認識，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閉關自平的風度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決心，這認識才算得深切的認識

快樂的路向

望西

用「錢」去搜尋快樂，兀自將「生命」就沉浸到這錢買的昏醉的毒液——快樂裏面。這，是蠢！是苦惱！也是罪業！

因快樂的限度，既用「錢」作為測量的標準；那末，當我們不能把握「錢」之最高的限度時候，「相形見絀」之下，快樂也就不能給與我們滿足的享受。

快樂不能滿足，那也就叫我們交關苦惱了！够苦惱了！

爲要填補這快樂的缺陷，我們又只有「賣命」的扒到「錢」之最高限度——黃金之塔底尖端上去！黃金之塔底尖端上去！

天曉得，黃金之塔底尖端，又是不容「兩雄並立」的！我們更奪取榮盼的錦標，我們就只有「心」「力」並用，賣命的將頭上一些走着紅運的英雄們，一個一個，一雙一雙的拖下來！擠下來！同時，還要提防腳底下的千千萬萬的英雄，來拖倒自己！擠翻自己！

這就是我們底快樂！現時，國際間「鈎心鬥角」所製定的什麼「經濟政策」，說不定也就是這套把戲！

聽吧！「拖」與「擠」的喧擾中間，是夾雜那麼多的哭聲！笑聲！許多英雄，個個不同的「哭」「笑」之聲，混合起來，給與我們這人間組成了一部壯烈的交響曲！——富有歷史性的交響曲！

然而，從古至今，從東至西，黃金之塔底尖端，仍然是

沒有一個英雄站得腳穩的！

聽吧！哭的，笑的，許許多多英雄們底臉上，身上，銳利的爪牙之上，都沾帶一些傷痕！血痕！模糊的腥臭的傷痕！血痕！

南無大慈大悲阿彌陀佛！

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我們是在這麼搜尋快樂，我們底快樂就是這麼捉住的啊！

！

朋友！英雄們！如其我們默認我們底「快樂路向」錯了，就請讓我這「同病者」重復再來囑咐幾句：——

我們一切豪華，奢靡，淫蕩，頹廢，昏狂的快樂，既都需用「錢」作鋼骨才能支撐場面，無疑的，我們從日到日，從月到月，從年到年，只有傾注疲憊的慄慄的經心傾注於「袋」的摸索與探視了！

設使不幸我們袋子一旦「空」了，豪奢，淫蕩，墮落的快樂，固然會將我們同洋屑一樣傾棄出來！傾棄出來！即幸能發揮我們巨大的才能，壓倒一切，摧毀一切，讓我們獨自藏躲到這逸蕩的快樂裏面。這，也恰如「嗎啡」注射到一個「癮君子」底肉裏一樣，快樂的味兒裏，是含有強烈之毒性的！是含有強烈之毒性的！

我們底精血，就在這快樂的強烈刺激之下，一天一天的枯竭了！

錢與肉的生活，結成了一根長線，貫穿了我們底心，我們底靈魂！我們底心，靈魂，也就像被一條毒蛇死口的咬住了！

個人底罪苦，是從這裡孕育出來的！

人間世底無窮無盡之慘苦的悲劇，也是從這裡導演出來的！

我們要征服歷史，我們要改正從歷史遺留下來的這種愚蠢的人生觀！我們要虔敬的跪到三寶面前，十方無盡藏的三寶面前：——

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

歸依佛，兩足尊！歸依法，離欲尊！歸依僧，衆中尊！

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

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

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

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

我們要跪倒，虔敬的合起我們底手掌，一遍一遍，十遍八遍，百千萬億遍，無量百千萬億遍的唱念！懇切的誠摯的唱念！唱念！

朋友！英雄們！請你暫緩嗤笑這是迷信的花樣！你應知道將「錢」放在任何科學家底實驗室裡，是化分不出些許「苦」「樂」來的！

苦，樂，只是我們內在底事情！

誠然，我們撇開「敬信三寶」，也可以找到正確的合理的生活；但是，我們在對比之下，撇開「敬信三寶」，實在再找不到更合理更正確的生活了！

我們要急切割治妨害我們「健康生活」的毒菌；同時，我們對於一切「快樂的方案」，也要經過理智的揀選，才能決定我們的擇取！

虔敬歸依三寶只是要求我們心底蘇醒！心底騰躍！使我們僵化了的心，能够從「錢」與「肉」的緊縛裏解脫出來！解脫出來！

我们能够虔誠的「歸敬三寶」，如實的摸到了我們本有的自心；我們當下就是佛！就是佛！就是佛！

舉手所詣，縱目所觀：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沒有不是佛的！沒有不是佛的！

佛是「心」歲的！

沒有不是心的！沒有不是佛的！也就沒有不是充盈的快樂的了！

本來沒有不快樂的！要疲憊精力，用「錢」去搜尋快樂；或者牢固的硬將自己封閉在某一種有限的快樂裡面，這反倒不快樂了！不快樂了！

救自己，救世界，我們都只有轉換「快樂的路向」，虔敬的跪到三寶面前，十方無盡藏的三寶面前：——

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

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

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

唱念！誠摯的唱念！無量百千萬億遍的誠摯的唱念！

釋迦牟尼佛成道日。

佛學問題錄 (下)

智嚴

三佛學與哲學

佛學是經過徹底覺悟的佛陀從經驗中證得的學問。是說到可以做到的實地法門；祇要吾人按次就序的信着行去，無須懷疑與改進，自然會達到性相不二，自在無碍的地步。

可是哲學則不然，它是哲學家懸想推測出來的否定的疑問，正好似瞎子猜着前面的路一樣地無準則，它是需要後人的改進與樞化。稱其量，也不過如「理想國」「烏託邦」等的最高理想，與吾人理智上的安慰而已！只可週徧計度而不可如實的修證，所謂紙上談兵，空言何益？

所以佛學與哲學的分別，便是如實說，如實做；與非如實說，非如實做。

假使學佛學的人，不切實的依學而行，那就等于哲學祇說不能行的學問一樣，既失去佛學的自身價值，亦失去學佛學的態度。此在無信心的白衣漢子，他們以佛學為研究的興趣，他們面寶山而不入，亦殊可惜！但也由他。若是緇衣的光頭與信心的居士時，他們入寶山而不取，那真可惜！那真大大的不該呀！

四真空與幻有

現實的境界，明明白白的擺在吾人眼前，偏說它是空的，豈非笑談？然而且慢，你果曉得如何曰空？那就算了，如若不知，聽我道來：——

佛家所謂諸法本空者，約其體言。諸法本無自體，因緣

所生，遂有假相假體而立。若明其緣生無性，體即真空，體既真空，相亦何有？然相非無，是乃幻有，有既曰幻，非實可知；譬如桌子，明明擺在吾人眼前，有其桌之形狀相貌，赫然一實在有之桌子也。然若去其人工木頭等因緣物時，桌體則失，桌相亦無矣；故曰桌體本空，桌相幻有。一法如是，法法如是。

但是幻相雖空，幻用實有，此所以建水月壇場，作空花佛事，以幻修幻，不昧幻因幻果，於幻自在（大乘），因幻雖幻（小乘）也。

所以佛家大樂真義，即在說明真空與幻有，令衆生證得真如勝義法無我性之平等空理，而於諸法相上，更得善巧，隨順無碍也。此在唯識家闡揚頗詳，彼分諸法為三性：一徧計執性，二依他起性，三圓成實性。圓成實有即真空，依他不無乃幻有，徧計乃虛妄也。

五善取空與惡取空

談空說有，原為佛家口邊語，所謂老生常談是。不過常談雖常談，若是談得不得當，那就很危險，說有還是小，談空不可易，所以佛陀曾教過誡他的弟子道：「寧起有見如須彌山，莫起空見如芥子許！」又道：「起我見者，唯於所知境界迷惑，不謗一切所知境界，不由此因墮諸惡趣，於他求法，求苦解脫，不為虛誑，不作稽留，於法於諦，亦能建立，於諸學處，不生慢緩；惡取空者，亦於所知境界迷惑，亦謗

一切所知境界。由此因故，墮諸惡趣，於他求法，求苦解脫，館爲虛誑，亦作稽留，於法於諦，不能建立，於諸學處，極生慢緩。」

這樣看來，咱們對於空義能够不注意研究它一下嗎？不然，自誤誤人，那還了得！所以有研究它的必要！

原來佛家談空，祇可談善取空，不可談惡取空。若是悟入善取空，就和諸佛一樣；若是誤入惡取空，那就和斷滅外道一樣，墜落地獄。

怎樣叫做善取空？云何名爲惡取空呢！明此二空，須先了知諸法三性，然後才可說明。

所謂諸法三性，就是依他起性，徧計執性，圓成實性。依他起性者，就是說諸法本無自體，仗因託緣而生；既無自體，故說名空；所謂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是。徧計執性者，就是說諸法雖仗因託緣而生，然其自相法爾如是，本無什麼假名差別，因由吾人內識計度虛妄分別，起能徧計之心，於依他相上，妄立假名，生起執情，成徧計執；此既虛妄，云何實有，故說名空；所謂依相取名，因名取相，相名相應，以爲緣故，徧計所執相而可知了是空也。圓成實性者，就是說在依他起上不起徧計執情，而如實了知緣生法空，此緣生空性，徧一切法，是爲諸法圓成實性，此性是空，故說名空。因此佈說一切皆空。

不過此中說空，是密意說，非顯了說，顯了說者：徧計執是空，依他是真空幻有，圓成是真空實有。以幻有故，不撥無因果，而以幻修幻，以實有故，不生斷滅之見，而有不生不滅之真如境可證。如是取空，是名善取；若爾：一切皆

空，無就因果，起斷滅見胡作胡爲者，是名惡取；如是之人，當墜無間，受諸苦楚！

六五姓與一性

一切衆生，皆當作佛，佛法平等，義在於斯；生公說法，頑石點頭，虎邱佳話，留傳千古！華嚴梵調，俱有明証，今昔賢哲，亦多崇尚！

有性種性，種種差別；或鈍根性，或中根性，或利根性；有趣寂故，有廻心故，有菩薩故。如是種種，唯識論中，立五種姓，深密經中，亦有明証，今昔賢哲亦多尚之！

觀上二種：五姓一性，持之有理，証之有數，究屬奚非，是誠費解，若不會通，豈佛語遠？是故我今，憐佛密意，緣釋帥訓，而抉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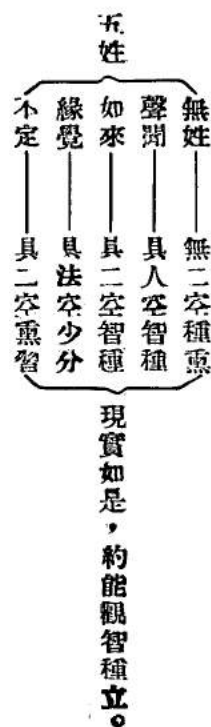
一性之性，是所證理，即真如是，如遍法界，遍去來今，不因佛有，不以佛無，湛然常住，人之有分，故曰一性，平等平等！

五姓之姓，指顯觀智，法空種是，約一時言；理雖常通，智不現前，不能遽謂：俱一性也。釋此五姓，有二門轉：現實爲是；展轉增上。具人空智，是名聲聞；具二空智，是菩薩姓；二空薰習，是不定姓；無二智種，與二薰習，是無種姓，此約一時，現實如是，立五姓別，然無姓者，於後時中，由佛大悲，熏生智種，展轉成熟，亦可名爲：有佛姓矣，此約後時，展轉增上，立五姓也。

是故經云：「一切聲聞，獨覺菩薩，皆共此一妙清淨道，皆同此一究竟清淨，更無第二，我依此故，密意說言：惟有一乘，非於一切有情界中，無有種種有情種性！」

惑者觀此，可以省矣！

又此二種，因果位殊：因有差別，方便門多。果則一如，解脫道一。



談生

生物約有四種：第一曰胎生，第二曰卵生，第三曰化生，第四曰濕生。據俱舍論，劫初之時，人有卵生者，光記引婆沙作証云：『昔於此州，有商人入海，得一雌鶴，形色偉麗，奇而悅之，遂生二卵，於後卵開，出二童子，端正聰慧，年長出家，皆得羅漢果，小者名鄒波世羅，大者名世羅。』事有出人意料之外者，卵中能出生小孩，真奇聞也。使非書有記載，誰復信之？人還有濕生者，亦如光記所引『昔有一王，名跋羅摩達多，（唐言靜受）於王腋下有胞，生一女子。』這種事情，雖很希奇，但細思之，亦非不可能。至說人有化生者，雖信之者蓋寡，然說者却極其多。自然外道，說人從自然而生；有言從梵天生；有言從虛空生，復有言上帝造；佛教也說劫初之人是從化生。

以現世的人說，當以胎生為最多，故我的談生，也只能談胎生。談胎生前，先必談入胎之狀，入胎時，有名為中有身的東西，具足五根，凌虛自在，行步疾速，雖住遠方，能



一性——天人……六凡（聲聞……四聖）——佛性

約所證理立

道屏

見所應生處的交會，因即生起，種顛倒妄心，若男中有身，緣母而起男欲，若女中有身，緣父而起女欲。這在施設論裡說得很明白。『彼由起此二種倒心，便謂已身，與所愛合，所憎不淨，泄至胎時，謂是已有，便生喜慰。』中身入胎以後，中有就沒了，於是就起生有，生有起了，名為結生。若是男孩，依母親的右脅而向背蹲坐；若是女孩，依母親的左脅而向腹安住。小孩在母胎中，是一天一天的要長大的，這有五位次。第一是名羯邏藍位，此云和合，言父精母血初和合也。第二名類部曇位，此云胞，言已有胞可見，初成形了。第三名閉戶，此云軟肉，謂至這位，已有軟肉，雖完全之期不遠了。第四是鍵南位，此云堅肉，謂前之肉未堅者，今已堅了，言離長成之期不遠了。第五名鉢羅奢佉位，此云支節，謂具足五根，四體等成人形了。此後乃至出胎，總為第五位。若依小乘正量部，又立毛髮等已去，為第六位。如是次第增長，後由業所起異熟風力，轉胎中箭（光記釋云

：此胎中子，處胎之時，如箭入身，損害其母，故名胎中箭。○令起產門，猶如強莖園，由胎中猛烈地擠擠出來，其痛難隱。這是人的初生所有的現象。

我們人生，真是痛苦極了，許多人還以為是快樂。其糊塗誠不可及也。試看人之初生，皮血細軟一遇外風，即覺痛苦，可見生是苦了。既生以後，復因四大失調，寒暑不均，染諸疾病，精神散亂，可見生了以後，免不了病，病又是苦。

你總得做點事

中國叢林林立，僧伽有數十萬之多；然除極少數講經法師辦教育的大德和佛學院中之學僧外，類多一事不為，只知吃飯睡覺，虛過光陰而等死。金山高旻天童天寧禪堂裏的禪和子，他們一天到晚閉着眼睛盤着腿子究竟是打妄想，抑或是看話頭，只有他們自己曉得，別人不得而知。其他叢林上至方丈職事，下至禪堂清衆，乃至雲水堂的上客，差不多都是這樣子。

這種不做事的工夫，我很有點欽佩；想來也是慢慢的煉成功的哩。無論其老小，聰，鈍，都是這樣：早上起身一事不為坐着等候吃粥，吃過了早粥一事不為坐着等候吃午飯，吃過午飯一事不為等候吃夜飯，吃過夜飯困倦。今天如此，明天幾天……也是如此；今年如此，明年後年……也都是如此，一直到死為止，重多早晚迫不得已上兩次殿。

也有例外，那就是談白，抬槓子，抬翻了罵起來，彼此揪打了打一頓，下客堂去，來了拼單走路。香客多的地方，

了。經過若干年的光陰，精血漸漸兒枯朽了，皮毛也漸漸兒粗白了，老態龍鍾，涕淚交流，老是不是苦呢？老到相當的程度，一時氣息不接，魂魄分離，真性已去，皮壳猶存，當此之時，猶如活蛇脫皮，苦也不苦？

總之，人既生矣，苦即與之俱來，老子所謂「吾之大患，唯予有身。」老子是到底有點卓見，超人一等。

二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武昌。

悅西

如普陀山，可以化小緣，趕齋，趕普佛，這都是他們的工作，這是說的叢林。至於小廟，和廟附近地方，他們很發心做事的，——做墳事。

記得從前朝普陀山，見全山都是和尚，奇形怪狀應有盡有。寺院裏有齋主打齋時，巡照手裏拿根竹桿跑到和尚多的地方去一揮，那些和尚便呼的一聲，一起走向被指定的目的地去，巡照拿着竹桿跟在後面。我見了覺得好像放鴨子的拿着竹桿，趕着一羣鴨子入水塘覓食似的。寺裏打齋，差不多都是五六堂齋，聯住了打；所以將吃完了跑出齋堂，再進去吃，在一個小時內吃牠五六次。這兒吃完了，巡照又拿竹桿——有人說是籐條，但不管你竹桿也好，籐條也好，効用都是一樣——趕到另一個寺裏去吃，一天吃到晚，吃着不息。有人說：「菜和尚，飯道士。」真是一點也不錯，做和尚做道士都是爲的吃。

中國各大叢林我都去挂過單有時和他們混熟了，也會勸

導過其十年紀稍輕的。我說：「只要肯讀書，就有辦法：你沒書，我給你；你不懂，我教你。」我又會向那些稍聰敏的說：「祇要你有學，將來要名有名，要利有利，學成功當法師講經說法，洋錢鈔票只怕你用不完，人人恭敬你，那是多末的海會啊！比你到處去化緣，掛單，趕齋，要強得幾萬倍哩。」我雖這樣如用糖哄小孩似的引誘他們，但毫無效果。他們心內未嘗不羨慕，但其懶惰懈怠的下劣根，太深，不易拔除。所以你勸他看經，他說：「看經沒有念佛好」；你勸他念佛，他說：「念佛不若參禪高」；然而念佛也好，參禪也好，持咒也好，……也好；你總得真心去做，不要讓他閒着瞎打混等死，才對住你自己的良心。

從前現代僧伽裏，說和尚但知念佛待死。我以為那是錯的，真能把名利心放下來一意念佛，他雖不能盡僧伽的義務，我猶可以原諒他；無奈都是一事不為的虛生浪死，他們何嘗真念佛？所以真正念佛等死和尚，全中國找不出幾個來。

本來全國只有幾個佛教學院，青年僧傳統進學校，事實上那是辦不到的；自己學呢，因他們識字不多，又無人指導，是否有錢買書尚成爲問題；所以他們不讀書，我不過分的苛責他。唯有連佛都不念，坐也不打，甚至於連五堂功課都不肯好好的學會，像這樣懶惰懈怠，甘心墮落的確他們的下劣根性太深，誰也不能原諒他。試問：你所穿所食究由何而來？你有何權利不動手不動足要社會上辛辛苦苦忙出飯來養活你？

同胞們！改改過吧！從今天改起！從自己改起！從自己

的真心改起！有求學的機會，趕便去求學；沒有求學機會的，或求學的時代已成過去的，可以自己讀書；沒錢買書，可以向有書的人借；不識字，可以請人教，只要有恒心，不怕學慢習既久，總少可以成多。如真正不識字，人又生得笨；那末你一意念佛外，搬柴運水，發心替大眾服務，也是有功德的，只要不偷懶就得了。 二三十二十四于香港

海潮音

第十六卷 第一號
第五週年紀念號
己巳年出版

- 十五年來本刊之貢獻
- 十五年來中國佛教之動向
- 十五年來佛教思想之趨勢
- 十五年來僧事之檢討
- 十五年來教難之回顧
- 十五年來之僧教育
- 十五年來僧教育之反省
- 十五年來之整理僧伽制度運動
- 十五年來世界佛教之曙光
- 十五年來之居士界
- 十五年來之佛教出版界
- 十五年來出家生活之自覺

發行：武昌千家街佛學院內

篇目及不備載本號特大號零售每冊五角預定價全年者不加
(全二十年大冊國內二元三角)

揚善半月刊

宣揚善德 發開佛理 研究道學
月出 冊 全年連郵五角 優待慈善團體減收四角
歡迎試閱附 郵一分即寄
上海邑廟豫園路翼化善堂書局
揚善半月刊社啓

我爲甚麼要出家？

濟廣

我爲甚麼要出家？慚愧！說出來真是笑話，不但人家笑話而已，即我自己亦慚愧無地呢。爲甚麼？我不是當今的甚麼要人，更不是從前甚麼所謂「王侯」者們！不過是一個鄉間小戶人家的子弟而已。還說得上有甚出家的目的呢？并且平常我亦常常聽見一班社會上的人說「和尚是無飯吃的人做的」的確，我在出家以來短短幾年中已經經歷不少了，的確是爲了「無飯吃而來出家穿僧衣」者真實不少。

然而好好地一個在家人爲何跑來和尚廟裡剃髮，穿大領衣，著有鼻子的鞋子，而改名換姓就叫做甚麼出家的和尚呢？說到此，却不能不把「我爲什麼要出家」的道理畧述如左了：——

我是一家小戶人家的兒子，家裡不算怎樣富厚，但亦不算極貧；我祖父生七女四男，我父行二，還有三叔和大伯我未有見面，我祖父在日，家事非常興盛，那村中幾千家無一不知我祖父是慈善家，差不多全村老幼等均極尊敬我

們一家的人！但民十年祖父一死之後，我父和四叔倆異常好樂，甚麼賭呀，嫖呀，雅片呀！無一不來，因此家境日見衰落，村中人等見吾家的人如猛虎一樣了！什麼尊敬更談不上呵！至民十七年我慈祥的母親劉老夫人又去世了，我父親嫖賭仍然如昨。

此時我既無家無室了，於是四留連隣里親戚處，過了兩三才脫此火坑。此時父親與我兩不相關，他不管我，我也沒去找他，以致終日煩悶。不數月父親學起屠宰來了，因爲家裏有錢雖名開屠店，而我父親自己却不出門，專靠別人代買代賣，此時家境更不滿意矣！於是我就和父親鬧起來，要求他莫宰豬羊自守田園，父親初則不理，繼而却怨言四出，並說要斬斷我的腳跟，此時無辦法的我，決定二條路走：不當兵就做和尚，從來竟做成今日的和尚，幸歟！不幸歟！

我今已出家好幾年飛快的韶華追之莫及。說「爲什麼要出家」？固然爲環境

所逼而至于此，出家後，深知世界文化日見發達，人類日尙競爭，而我僧徒乃久被腐敗化的陳習所深染一毛不拔地在守其舊，試問今日之世界可容得此種人麼？唉！我雖發心求學幾年，而光陰迅速，一無所成，言之實於慚愧啊！！

興迦牟尼佛所創之教法，宗旨乃爲利他濟世，然而今世之代佛宣教之徒却大違其旨！不但無利他抑且自利之不贍。我以爲所謂「利他」者，無他，只要舉樂有益之事，僧伽皆能爲之，這就可謂與利他之事有幾分相了。否則，空談甚麼「弘法利生」「救人濟世」皆是廢話。甚麼「了生脫死」「往西方」等言皆是騙人的呀！然我既已出家，以後當學釋迦牟尼佛，能利己亦能利人，方不辜負了出家學佛之心志！願與僧青年同志們共勉之！

介紹：海外佛教事情

日本國際佛教協會出版

每月一冊已出至二卷一期

定價一角五分

發行處：東京銀座四

香港印象（續完）

通一

這一天遊得太累，回到東蓮覺庵時已經八點鐘了，可鑑先生因公館有事，當晚回山。臨別時我不知怎樣對他道謝才好。

第三天上午沒做什末事，還覺居士來的很早，討論××事，結果頗佳，這時心里像尋得了一件寶物似的舒適，這才是大善知識啊，我這樣想。

午後，承居士假以汽車，作香港全島的環遊，鶴法師屈駕同行，沿途承其指點名勝風景，幸華人永遠墳場下車，這里可真奇怪，滿山墳場，沒有一座相雷同的，稍為講究的墳場非數萬元莫辦，有的將死者的肖像燒成磁像嵌在石牌上，有的竟鑿石作鳥龜十三塊的形像。鶴法師說：這是取龜貴相聯的意思。到了這里，一種「是日已過，命亦隨滅」的觀念會突然生起，尤其是看了那種年輕西裝死者的肖像。

經過香港大學並沒有下車，就其外形觀之似乎很古舊的，地形範圍遠不及中國內地普通中學的寬闊，香港地皮昂

貴於此於此可見一斑。牛奶公司的草場，香港政府所建築的蓄水池，都足以表現出英國人的認真精神，其他如香港九龍間輪渡有秩序，上近頂有汽車火車，也都够我們取法的啊！

環行一週近二百里，在汽車上，坐了兩點鐘，回來頗覺疲倦，何居士約明天參觀公館佛堂，晚上讀居士所著名山遊記數頁便安息了。

上午九點鐘，何居士派汽車來接，鶴法師仍偕行，上山汽車路為螺旋式，據說開闢成功還是近兩年來的事。

公館之前有一座寶塔，塔旁有噴水池，池上塑立像觀音一尊可以從菩薩手中淨瓶里噴出水來，顏其門曰西方勝境，這里風景很好，人工佈置無須說得，說這里就是真的西方勝境亦未嘗不可，假使和下等階級人們住處相比的話。

正廳中有木質小塔一座，中供佛像，倍極莊嚴，佛堂在前層樓頂，其中佈置，雅潔而得當，四壁懸名山長老像片極多，聞何居士早晚二堂功課極為認真

，其家人共同作功課者都能敲鍵椎，作梵音，近來行願室主人在正信週刊暢談佛法家庭，我想，這至少可為行願室主人理想中的一所模範的佛法家庭吧？

在公館前面斜坡上，原有一道山泉，現在已築成一個蓄水池了，旁邊的空地，也佈置成一個花園，從這兒向下看去，可以見到海中許多小島，一些往來海中的帆船，遠望云恰像許多沙鷗在水面飛浮着。

飯後，和居士一同回東蓮覺庵，經過英國兵房，居士慨然地說：「人家兵士穿的黃呢大衣，我們中國軍隊的服裝像叫化子。唉！很難說！」我聽了這話，心里一陣發酸，中國人應該怎末努力才對得住自己呢？

本天原有船開汕頭，我們很忙趕到碼頭說已開走，又折回過了一夜。

第二天，有潮州輪開汕頭，兩點鐘便下了船，因為昨天已受了一次教訓的原故。

潮州輪專航駛于汕港間的，船身較小，這晚海風頗大，船身顛簸得竟使人不能坐着，即使躺着，有時會自然翻身。到了半夜，嘔吐聲、呻吟聲，相繼發

作，冷風從布蓬隙里鑽入，向皮膚里直鑽渾身抖個不息，聽了旁邊擁有被窩人們的鼾聲，真是羨妒不已！

船到汕頭，將近九點，頭腦昏沉得不能站立，在佛教會吃了飯便搭車回到潮州來了，總計此遊，連行程算起來，共一星期，年來宿願，總算得償，心里像了却一重大事似的快慰！

這次，在未動身以前，原打定考察香港佛教團體的念頭，豈知事有出人意料之外者，竟連利闍佛學會都沒有去，第一：常這樣想，也許將來還有和香港接近的可能，旅行最怕像捉魚般一網打盡，留一些未去好讓將來再溫生重來的念頭。第二：想到那里最近也沒有什末法會舉行，興緻又減少了一半，對於佛學會已作如此觀，什末苦提場，香海蓮社……更沒提起我的興趣的可能。這與未來之先的思想完全矛盾，好在悅西法師會將香港法師們的弘化工作介紹了個大概，現在倒也不覺得有什末遺憾。

此行觀察的結果，覺得在香港的法師們有一小部份該打破利我主義才好，為個人打算呢，即中國之大何處不能安身立命？最要明白佛教在華南的危機

，尤其是在香港，以僧寶自居的法師們，應該如何努力，使這特別情形之下的民衆們了知佛學的真義才算盡了我們的責任？今日復興佛教之急務，第一在培育人材。第二在普遍向社會宣傳，在香港的法師們才做到第二種呢。在香港行化的法師們！我們該得怎樣放大眼光從大處着手，過去中國佛教的基礎是多半建築在女信衆方面的，現在，要張眼看反對我們誤解我們的是什末人？老是循着舊路走，會有山窮水盡之日的，我以為在知識界和女界方面應平均發展，光是許多人在擠着一條路走，至少我個人是認為很浪費光陰的一回事。

過去中國女衆方面，大半是以敬城隍土地的心理來敬奉釋迦觀音的，現在應得從理智方面建築她們信仰的基礎，從這幾千年來佛教表面上的一層迷信的障幕才可以揭去，知識界誤解了佛教，他們會從言論上，行動上來直接做出反對我們的工作來，所以，我們除了口頭宣傳以外，尤應注意于文字宣傳，一枝筆桿便是我們的一件利器，我們要磨亮了牠，使牠自由任用，在香港宏化的法師們，請注意這點！

香港于我的印象，已漸漸地淡了，寫了這一點，便覺得狠吃力，就此算了吧？

末了，該向蓮覺居士雷法師悅西法師吳可鑑先生謝謝殷勤的盛意！

——一九三五，二，二，續
成于苦雨中——

代郵

竺摩法師：前次代郵見到末！有辦法否？念念！

永學法師：前信想已收到，請作切實答覆！

松月法師：所屬已照辦，何往即盼示知！

鐘鳴法師：近稿收到，當即刊出，暇請源源賜寄！

襟亞法師：承允陸續寫「給諸讀者們」稿，何以未寄？行址移動否？

望亭法師：來稿在審閱中，勿念！

漁塵法師：請先將該刊寄來兩份，以明真相，藉表慎重，冒昧刊出，恐有不安處也。

化莊法師：前信收到，即盼作覆！

望西法師：郵片收到，甚感！請多惠稿！

國良居士：接來信甚感厚意，疏遠更談不到，幸勿介懷！

肇宇先生：兆祥有信來，即盼示知！

漱蓉先生：貴報不見寄來，何故？

等於零集

(續)

竺摩

五

莊子曰：「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余愷然曰：『天下之至理，本無善惡是非，隨人而有善惡是非。堯舜盜跖，孰是孰非。順其理則盜跖爲堯舜，逆其理則堯舜亦盜跖，諸法至理，法爾如是，何曾堯舜盜跖哉。』

六

幻師病於榻，喜閱詩品。余每詣其室，輒以其所讀佳者指余讀。有趙壹疾邪詩一首云：『河清不可俟，天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藉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憂北堂上，飢餓倚門邊。』師回誦不已，似極愜意。繼復談及會與邵爽秋高唱廟產興學之某君，數年前在普陀山問一僧云：『普陀和尚，以何者爲頭等？』僧對曰：『若前寺後寺之方丈，可謂頭等；各小庵當家及

各職事，可謂二等。』某君矍然曰：『然則若印光法師者，可謂何等耶？』僧答曰：『第三等耳。余聞至是，覺極有趣，憶『文蔚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二句，師之再三。並曰：『此前寺後寺方丈所以位居頭等，而印光法師爲第三等也；使印光法師聞之，其亦有時耶命耶之嘆乎？』遂相與而笑。

七

佛言世間之法，不外八種，曰利，曰衰，曰毀，曰譽，曰稱，曰譏，曰苦，曰樂。此八法之性質，若幻鹿陽餓，緣生無體，而世人昧焉，俱爲顛倒，自投網羅，無有出期！若洞徹底蘊，遠離計度，則終日在八法中，而終日不知有八法，任運自在，處之泰然，可謂佛矣；所以號佛爲『八風吹不動』者，以此。

八

永嘉則願法師，通佛學，善辯才，凡喜非難佛學者，輒被說得啞口無言。尤以吾鄉人士，好與和尚問難，答其所問，則寡歡而去，若被問倒，則戲謔爲

樂。一日師在輪埠倉卒間，適一輪至，乘客擁擠。忽有數青年趨師前曰：『和尚！你有神通，其亦知此船中有幾多人乎？』師不加思索曰：『兩人而已矣。』青年愕然曰：『是誑語耶？』師莞爾曰：『吾何誑汝，汝思此船中除爲『名』者與爲『利』者二人外，尚有第三人乎？』青年語塞，鼠竄而去。

九

中國佛教，自唐宋以降，即漸偏於救死度鬼之道，本來面目，蔽而不識；泊乎晚今，此風更甚，全部佛教，幾乎完全建築在婦女之上；故爲僧者一出家，即玷辱佛門，裨販經典，取爲衣食之資，用作揮霍之具，曷勝浩嘆！一日中餐，聞隔席二僧相語曰：『某富家雀戰竟夕，輸鉅款，猶眼紅不肯認輸。人戲詰之。彼對曰：不怕不怕，做一個老太婆勿着。』

十

亢旱不雨，田野龜裂，稻葉焦黃，人人顏色不安，個個心府着急，幾無日不望雲霓與而驟走暴陽，可謂苦矣！今日天亦爲之變色，陰霾四罩，白霧凝結，頓

是將雨之徵象。無已，固如鄉間霖雨者所謂『石燕交飛，沛然下雨』。惜未濕塵土即欲止，如枵腹者膏一粘粟耳。俗言希望之切，每喻以久旱者之望雲霓，此種心境，吾亦於今日驗之矣。

一一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是誠人生夢幻之寫照；尤其處今日物質物慾猖獗時代，波譎雲詭，危機潛伏，隨地隨時可以死人，朝而出入跳舞廳，電影院遊嬉場；暮而家破人亡，叫苦連天，並非奇事。老子謂『禍分福之所倚，福分禍之所伏』。佛謂：『樂是苦因，苦是樂果』，禍福倚伏，苦樂循環，是亦儒語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塞翁得馬，安知非禍？』

一二

偶翻舊報，漢陽鸚鵡洲遭回祿，焚去草棚五百餘間，貧民無枝可依，痛哭連天！吾嘗遊其地，知將焚其半矣。際此農村經濟破產，建設維艱，反遭破壞，劫運歟？業感歟？於戲！『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開顏！』昔崔顥黃鶴樓詩云：『芳草萋萋鸚鵡洲，』已不勝

其情，今吾欲易以『劫後荒涼鸚鵡洲』，殆不知將來如何？

鐘聲 洪雨

聽！
——獻給僧青年同志！

一陣陣悲壯的鐘聲，
在喚起我們，
努力前進。

睡著的！
不努力沒飯吃的時代將到，
快醒醒！

來望望這弱肉強食的世界，
人類似兇獸似的在狂吼惡鬥。
不要忘記了我們的地位責任，
我們要能暫時受辱，
我們的態度要鎮靜，
我們要有為佛教衆生而犧牲的精神！
我們不要空口瞎喊，無病呻吟！
我們要個個抱着決心
護佛教，救衆生，和敵人死拚！
不要怕失敗，
那正大是成功的線索，
只要我們望準了目標，
不要放鬆。

同志們！

快預備啊！

未來的……。

聽！

這悲壯的鐘聲！

——一陣陣在鼓勵我們，
努力吧！前進！

乙亥雜詠

寄塵

曉行

濛濛細雨淅輕壓，
人力車馳轍印新，
靜處鷄聲啼喔喔，
一條黃犬臥猶猶。

×

×

×

十字街頭市面繁，
清晨尤復笑語喧，
山僧屈膝車中坐，
默念彌陀攝六根。

潮汕道中

汽笛嗚嗚鳴未已，
雲山撲面紛紛來，
晨曦風物多嬌媚，
尚有寒鴉逐未回。

×

×

×

過了千山更萬山，
山家風物自幽閑，
倦遊息影深林裏，
茅舍半間水一灣。

油樟道中

新式汽車皮墊座，
柏油馬路淨無暇，
風馳電掣離塵市，
看了菜花又豈花。

×

×

×

正月東風麥已黃，梅花未盡豈花香，
南華風景多奇詭，致使山僧喜欲狂。

樟黃道中

汽車公路淨且平，屈曲山光展畫屏，
最是橋圍深處望，人家茅舍隔烟汀。

青色闌干小木橋，三三兩兩够輕描，
哇隴極目渾無際，半種柑橙半種蕉。

余遊黃岡第三日僧怡峯禪長純寂大
師登弘法師余永興諸居士等登石

碧巖遠眺

千里烟波一望收，人間靈蹟會曾遊，
無邊風物無邊感，悔使終年守一陬。

南澳島嶼幾指點，茫茫烟水更蒼蒼，
扁舟片葉馳波際，疑是沙鷗來往翔。

石碧巖住持定梵大師導遊凍玉泉即

口占二絕題壁聊誌鴻爪

洞口雲封勝境閑，盈盈石乳自潺潺，
人家吸取試新茗，沁澈心脾又癡癡。

彌勒菩薩笑口開，洞中靜坐喜人來，
塵寰多少興亡事，都付山泉去不回。

孤山冒雪弔曼殊

悲觀

雪花霏，寒鴉噪，冷湖石山風蕭蕭，
有時紅日斜把孤墳照，斷鴻文章胭脂
淚，惹得婆娑人海嘯，嗟君韶華空辜負
，禪悅詩心盡被蛾眉掃，說甚麼以情求
道，到如今，祇落得年華風柳共飄飄，
誦一首，爲君弔，君有知，應含笑！

本然長老和予秋日感寄冰瘦
諸友一韻頗多奇趣上元夜靜又
疊四章并乞再和 通一

海國棲遲秋復秋，不堪回首舊行遊！
幾曾夢入南郊裡，一點江頭逐浪舟。

挹江亭畔丹楓落，記否扶筇共遨遊？
最是令人依戀處，幾人猶數遠江舟。

壯年心志已同秋，萬里何堪作久遊？
我欲翩然歸去也，與師夜月泛江舟。

中原劫火幾經秋，瓶鉢天南任遨遊，
人海一燈光渺小，同心願共駕慈舟。

佛教新聞

記者

潮州

嶺東佛學院開辦以來。本期已屆
第二學年第四學期矣，本期課程
與上學期略有不同，茲分誌于下

：甲班，竊誦法師每週任廿唯識觀所緣
論日文訓育共八小時，寄塵法師每週任
佛教史地理歷史藝術共七小時，本森法
師每週任因明學四小時，澄宏法師每週
任律學兩小時，通一法師每週任文法國
文作文共八小時。乙班除日文佛史律學
與甲班合聽外，另由寄塵法師加授僧伽
尺牘兩小時，至本森澄弘二法師及朱心
亭居士所任課程，仍與上期相同云，

南通

南通唐家閘南通佛教居士分林，
近請松月法師宣講彌陀疏鈔全部
，聽衆極爲踴躍，該林居士多爲

印光法師皈依弟子，大都服務大生工廠
，每日行持念佛者居其多數，聞自經松
月法師宣講彌陀疏鈔以來，發心加入該
林者頗多云云，

南無阿彌陀佛

特載

爲編纂「中國佛教年鑑」啓告全國道場及緇素道友

大醒

一 編纂「佛教年鑑」旨趣

◎本年鑑之編纂，包括全中國佛之一切佛事。

◎編纂方面，決不以派別有所分別，凡是諸方寄來之稿，隨到隨編，一一登記。編者一本大公，對投來之稿，只於文字上有不順暢者，增加刪減，於事實決更動或增加一字，以昭慎重，以求作一種真實史料之蒐集。

二 徵集「佛教年鑑」史實

◎敬請國內各地道場及各緇素道友，凡遇有佛教中一切弘法事務，請隨時據實告知，如講經法會，團體會務等等，須特別記明月日地址，并須以親親聞者爲準。如各種法事有文字宣傳品，亦望隨函附寄，以憑實據！

◎投寄之稿，長短不拘（短的用明信片寫寄均可）文言白話不拘，稿末須請註明投寄者之真實名號及通信處，以便通訊。（編印時亦當註明記者名號）

◎半年中投寄之稿在六次以上者，年鑑出版後奉贈一冊。不足六次者，亦當

以最優待之辦法，藉酬道誼。

◎各出版佛經書籍及誌難報章處，每出一種新書新刊，均請惠寄一冊，以便編錄。并擬於每月特別借海潮音篇幅提前刊布，代爲介紹。

三 印行「佛教年鑑」辦法

◎中國佛教年鑑，自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一日起記錄編纂，至六月底止，先印上冊。七月一日至十二月底止，編印下冊。

◎各佛教道場，無論何種性質，如學院開學，團體開會，講經法會，叢林傳戒，佛殿落成等等，若以照片見惠寄登者，亦一律照登，惟需酌收銅版圖像及銅版紙印刷費，分甲乙兩種：甲種全面收二十元，乙種半面收洋十元。

◎此項年鑑，雖擬半年編印一冊，但在結集編輯上，亦頗費功夫，自二十四年一月一日起，即開始搜集編纂。預料半年一冊，材料定豐富。（故心一分印二冊）即請諸方緇素道友發料年力，在各地採訪記錄，隨即寄下！希望各道場主事者能如實錄寄，尤爲切盼！

收件處 武昌海潮音社編輯部

本刊徵稿簡例

1. 本刊取材凡佛學論文，佛學專著，人生問題研究，佛教文藝創作，翻譯，批評，佛學通訊，文言白話皆所歡迎。
2. 投稿須繕寫清楚，勿兩面書寫，能依本行式寫及自加標點者尤佳。
3. 來稿刊登後，酌附本刊若干期，但投稿人須開列詳細姓名住址。（發表得用筆名）
4. 來稿請寄汕頭潮州廣東佛學院人海燈編輯部，加以掛號尤爲妥當。

本刊定價表

定	預		零售每期五分	郵費一分
	全年	半年		
廿四冊	二元二角	一元二角		
十二冊	一元二角	六角		
六冊	六角	三角		
三冊	三角	一角		

本刊廣告刊例

1. 本刊廣告費，每期每方寸一圓；長期刊登在三個月上者，優待七折；登全年者，優待對折。
2. 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
3. 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月月底收費。
4. 每期廣告刊出後，贈送樣本兩份，以便核對。
5. 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算。
6. 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總發行

汕頭潮州廣東佛學院

印刷潮州五字印務局

地名

全年定價	連郵二角	連郵一元	連郵五元	連郵二元	連郵五角
------	------	------	------	------	------

優待本誌讀者辦法

完竣，刻已付印，書用上等報紙，師生前全部著作，極爲
美觀。預計三月底可出書，內容紙靜師在叻刊物所發表之
文章及海滙詩集外，另有靜師所著因明綱要一卷，約五
萬言，內容簡潔易解，用語體文註釋，誠研究佛學者不
可缺之秘笈也。另選靜師與友人通信數十則，取其能代
表靜師一生思想者。其他各方追悼文字，人海燈追悼專
號中未載者亦已搜入。統計全書共數十萬言，定價只收
印刷費大洋六元，本誌訂戶亦議此數。只收半價，以資優待
費四角，以前訂人海燈一年者亦同此例。單購該預約收
需掛號者須加郵費八分，書出即行寄奉。郵費該預約收
庶免向隅！

費在內！

本刊合訂本係由復刊號至廿四號合裝而成，內容包含三個特號，第五號爲釋迦牟尼佛成道紀念號，第十、十九、廿合刊爲僧青年專號，第廿二爲追悼靜賢法師紀念號，餘如新舊書報之批評，佛學之理論，近代日文翻譯，詩歌，小說等，幾無美而不收！全書四十萬餘言，均係國內佛教僧青年前列作家之精心傑作，用上等書皮紙精印封面平裝一厚冊，置諸案頭，尤爲美觀。

$$\begin{matrix} \times \\ \vdots \\ \times \end{matrix}$$

◀行發約特局書學佛海上▶

燒	莞	東	州	崖	降	檀	安	正	西	星	名	罐	僧	顯	陀	佛	三
香	女	花	香	香	南	茄	藏	月	山	頭	侶	密	羅	像	藏		
塗	子	剗	速	貢	沉	楠	貢	念	念	素	用	法	尼	圖	經		
香	香	香	香	香	香	香	香	珠	珠	食	品	器	被	籍	典		